

清明感悟

钟穗

兴许是因为千百年来清明文化的积淀，早已赋予了这个日子特有的感情色彩；抑或是作为一个水做的节气，更易使人的感觉变得敏锐，使人的精神变得柔软的缘故，看着窗外浙浙沥沥、绵绵不绝的细雨，情绪总会沉溺在哀伤惆怅中，难以自拔。那些已故亲人的音容笑貌、如梭过往，就像窗外纷飞的雨絮，轻柔地敲打起我的心扉，串成一段段湿漉漉的回忆。

在那些已经逝去却永远刻在风中的名字中，我最想念的，是用慈爱呵护我度过快乐童年的外婆。亦因此，每年清明扫墓，对于我来说，是年复一年的仪式。

天蒙蒙亮时，我就踏着春色出发了，赶到墓区，沿着石板路拾级而上，或许是来早了些，石阶上只回响着我一个人的足音。前方缭绕的雾气，像是一幅淋漓的水墨，淡到了极致，只低低地向人倾诉着哀思；浓，也到了极致，仿佛伸手都能抓住那种湿润的感觉。

随着散漫而悠远的目光，渐渐看到端坐在那多年的坟头，登时心绪凄凉如山间漫漫的风……外婆，我来看您了！

拔掉坟边的杂草，清理一下四周干枯的树枝，便用布轻轻擦拭起了墓碑。尽管每年都在这个时候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但泪水仍是止不住纷纷而落……

当供上香烛，点燃锡箔纸钱，于点点闪闪的火光中飘飞着的锡纸烟尘里，郑重摆上一盘青团后，思绪不禁又一次穿过时间长廊，回溯那些斑驳的影像。

记得儿时的清明节，外婆会大清早去野外采摘艾叶。回家后挤青汁、和米粉、包馅，为全家做过节吃的青团。等我中午放学，推开院门，便嗅到一股浓浓的艾香。眼瞧着外

婆从灶间里端出一屉热气腾腾、犹如江南少妇身上素色衣襟般朴实淡雅的青团，便风一样地扑到她怀中。在外婆乐呵呵地用沾满米粉的手的抚摸着，趁热尝一口青碧外衣内裹住的岁时时令与风雨气候。伴着一股扑面而来的、清甜油润的草木清香，一份踏实又厮足的幸福感糅合此季节独有的烟雨春意，满盈而出。

而如今，青团依旧，从点心店买来的青团，清香依旧，只是少了做团子的人。不变的是物，离去的是人。

也许，正是人们清明时的忧思，织成了一张网，将大家对亲人的怀念积聚在了一起。前年清明，我在墓区遇到了许久未见面、专程来给外婆扫墓的大姨、小姨与舅舅们。

与亲人久别重逢，自有一份惊喜。相互凝视问候间，回忆起过往的一些事。

“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来祭扫？”我随口问了一句。却见舅舅一脸肃穆道：“只有站在这里，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将往何处。”

此话让我感慨良多。是啊！漫长的人生旅途，恰似一江春水东流去。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在缅怀之余，我们与逝者重新连接并传承的，正是一代代人的接力。让亲情在生命扎根，于清激时光里，谛听彼此血脉的回声。

正当我们准备出墓区时，之前还算明媚的天空却不偏不倚地下了一阵春雨。一旁的小姨说：“逝去的人躲在云层里，雨落时来人间看你。”我知道，是外婆来看我们了。相信她老人家看着子孙们在人世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，岁月静好，全家和乐，一定会安详地颌首微笑。

致父亲

梁采

尊敬的父亲：

您好！

转眼就过了26年。这26年来，我以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把您淡忘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想念是剪不断，理愈浓。这26年来，您的儿子已由一个初中生成长为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。这些年来，我们爷俩没有在一起聊家常，今天让我们好好叙叙旧吧。

父亲，我本想着等我离开家去他乡读书，然后给您写信，让大字不识一个的您到寨子里找人读信，想象着您嘴里含着老烟杆，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荣儿在远方的思念。寨子里的老汉们都羡慕老万叔，羡慕他时不时能往村里跑，到村里等他那在广东当老师的女儿的电话。本想着等我离开了家去他乡工作，然后给您打电话，让老汉们也羡慕您自豪地喊上两嗓子：“我啊，要去村里等电话，等我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的电话……”可是，您走得太快了，那时我还在乡里读初中。

父亲，我本想着等我离开了家，出远门工作，带着您坐火车去看看山外边的高楼，乘飞机去游玩繁华的都市……可是，您走得太快，以至于我这些渺小的梦想都不能实现，只有我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坐着火车出行。透过车窗，我看到了那座山，想起您带我上山看火车的情景：我们站在山顶上，眺望远方的县城，听火车的汽笛声从远处的山底传来，您兴奋地喊“荣儿，快看啊，那穿过山谷的‘黑蛇’就叫火车……”归来去兮，您化作一堆黄土，永远埋在那山上，任我一回又一回地把对您的想念拉成漫长的岁月。

我的父亲啊！原先，您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坟上，看着我们兄弟几个在门前玩泥沙，听着我们渐渐成熟的嬉笑声，舒心地笑了。我的父亲啊！原先，您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坟上，等着我们放学回来，您知道我们在放学的路上会钻进茶籽山里跟蜜

蜂抢吸茶花蜜，会爬到树上捉鸣蝉，会跑到坡上的菜地里掏红薯，会到沟边的竹林里挖冬笋……于是，您就等，等等等，等等等，没等我们学业有成，您永远地睡着了。

我的父亲啊！若是往年的春天，您没等天亮就出门，扬着牛鞭，一声吆喝喊醒了山寨的春天，再一声吆喝，吆起了一田绿油油的希望。

我的父亲啊！若是早年的炎夏，您背着喷雾器，穿行在那长得齐人腰的稻田间，本就不高的您，举着喷头，忙着杀虫，然后望着抽穗的稻谷，欣喜地捧起细数，发现比去年又增产了，像个孩子似的逢人就说：“去年一穗才115粒，今年132粒了，又增产了。”我们都知道，一家8口人，就靠那一亩三分田养家糊口，增产意味着什么。

我的父亲啊！若是往年的秋天，山上糯谷熟了，山雀们也来抢食了。您把我们穿烂的衣服打包，进山，砍来一人高的竹竿，用破衣服扎成一个个稻草人，插满田边。然后拿着个破锅，边敲边“哟嘿，哟嘿”地赶山雀。因为您知道，这山里的谷子，守住一口就能填饱一个人的肚皮。

我的父亲啊！要是早些年冬天的冬天，您会背着个黑色的布袋。早上进山，晚上回来的时候，那袋子鼓鼓的，一抖，从袋子里滚落出蘑菇、木耳、灵芝，还有您在山上设套捕获的鸟、兔子等。为了解决一家人的温饱，您总能在不同的季节里，从山上找回吃的。

我的父亲啊，好想好想给您打个电话，即使只能听到您的一声咳嗽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可是，这样的奢望，成了我这辈子的遗憾。

我的父亲啊，如果有来世，让我们再续前缘，继续做父子。

祝您
在天堂一切安好！

您的儿子：梁采
2023年3月28日



清明

清明忆祖母

吴松山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伴着浙浙沥沥的细雨到来，带给我们无限的思念之情。

故乡的山坡被细雨润湿了新绿，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芳香，我们特意赶回老家给祖母扫墓。墓地旁的一丛从捻子花，绚丽多彩，灿若红霞。捻子花开花落，伴随了祖母36个春秋。

我是长孙，祖母对我格外疼爱。走亲戚、赶集、看电影都带上我。我拽着她的衣襟，不离不弃。跟在身后，像个小小的尾巴。

走亲戚，最过瘾的就是坐小火轮船去二姑家。不用走路，有船坐，对我来说是一件最值得兴奋的事。

每次去二姑家，祖母都会带上我。平时不舍得吃的东西，二姑都会拿出来招待我们。二姑一家早出晚归干活，没人陪我玩。她家有不少连环画，我就独自一人看连环画。见我喜欢看连环画，二姑还送了几本给我。到了晚上，我和表弟表妹玩游戏，与表弟比身高。自从表弟身高超过我后，我就不再和他比身高了。

有一次候船，看到一帮小朋友在大榕树下玩耍，我就过去与他们玩。他们朝马蜂窝扔石头，蜂窝被击穿，大黄蜂倾巢而出，四处飞散。见势不妙，大家撒腿就跑，我跑在最后，额头被大黄蜂蜇了一口。

等我醒来时，船已靠岸。事后得知，祖母用随身携带的红花油涂抹在红肿处，不停轻揉，见肿块有些消退，用衣服盖住我的头。坐船时，祖母一直把我抱在怀里。

每次跟祖母赶集，她担心我走丢，就把我送到连环画租书摊，租几本连环画给我看。赶完集，就过来接我。寒来暑往，书摊里的连环画几乎被我看了个遍。

小时候最幸福的事，就是听祖母说，山上的喜鹊叫了，你香港姑姑的钱要到来了。当时100元港币兑换人民币40元2角。每月到镇上领汇款，祖母都要带上我，领到款后，便买一只鸡腿给我，从街头吃到街尾，还给我2角钱做零花钱。

听到村里放电影，我早就去占位置。祖母喜欢看戏，看得很入迷。我则不同，经常迷迷糊糊睡在祖母怀里，她就一边看电影一边轻柔地拍着我的后背。看完电影，祖母牵着我的小手回家。第二天，我央求祖母给我讲昨晚的电影内容。她能吧剧情完整地讲述下来。我听得津津有味，恳求她再讲一次。听完祖母讲的故事，我又“现炒现卖”，讲给村里的小伙伴们听。

学生时代痴迷看连环画，心血来潮，我还会根据连环画依样画葫芦，编个故事，一本自制的连环画问世。高考前经常躲起来偷看连环画，气得父亲将我的连环画“没收”。直到我上大学后，才归还给我。

祖母给我讲故事，带我出去见世面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，她是我爱上文学和写作的启蒙者。

祖母陪伴我度过了幸福美好的童年，并影响了我的一生。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，听组织安排，于1996年转行做了中文老师，在某高职院校讲授《中国现当代文学》。由于具备一定的表达和写作能力，半路出家的我乐于施教。这要感谢祖母当年为我打下的基础。

“帝里重清明，人心自愁思。”站在墓前，悲思愁绪，挥之不去的总是祖母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。我仿佛握着祖母温暖的手，行走在走亲访友、赶集和看电影的乡间小路上，感受到那股温暖的气息，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401

杨亚坤

“你在哪里？”
“我在奶奶处呢。”
“你已经到401啦？”
“……嗯，是的。”

我忽然意识到心里正掠过一阵秋风，那是母亲隔着听筒的声音，401，多么别扭的名字，然而又是这般的真实！龙湾里10座401，这本就早早刻在这座经历了近20年风雨的老房子上，只是我们以过多的感情赋予了它新的名字罢了。曾经是“爷爷家”或“奶奶家”，爷爷西去，便剩下“奶奶家”，如今奶奶也走了，这名字便顿时像被岁月彻底侵蚀的砖瓦，一片一片缓缓剥落。人去楼空，只剩下留在墙上的几张彩色家庭合照里的笑脸，倒立在屋顶落寞无言的屋顶、正安静地俯视着光影斑驳的旧桌椅……

白绿镶嵌的老式马赛克地砖，沉默不语的排气扇，调皮地反射着阳光的不锈钢菜碟，与窗子缠绕着玩耍的铁线，这仅仅3平方米的厨房，竟容纳了与奶奶有关的庞大记忆。每一件物品，都在诉说着它们和奶奶之间的故事，哪怕是黏在水龙头嘴巴巴吞吐伸缩的一颗水滴，也仿佛埋藏着难以分享的秘密。

以往的冬天，奶奶想必是这样踏着厨房的地砖，端着热气腾腾的菜肴，慢慢地，慢慢地走到大厅。是的，她穿着黑底红花的毛衣，头发苍苍，皱纹从额头爬到了手指……

还有，还有厨房前的那对躺椅，它们曾托起了读报的爷爷，也曾承载了奶奶和儿孙们的嬉戏笑语……但是，它们到哪去了呢？我记起来了，它们在几个月以前就完成了使命。

401，依旧是401，而我口中仿如还没断奶奶的“奶奶家”，仅是一种习惯，它的名字叫情感残留。

比起父亲们，原来我是如此的笨拙。

居住在佛山的大伯说，听兄弟们讲以后打算每月聚会一次，到时就给我电话吧，我有空一定回来。父母身患重病，孩子们都日夜牵挂，心里有何担忧，都可以立刻赶到父母身边，给他们搓手揉脚，于彼此于此都是一种缓解。但，唯独早已在外扎根多年的大伯，所有的思念和忧虑除了寄托电话和弟弟妹妹们，只能藏在心里，随着光阴一点一滴消解。这些年归来的路上留下了他频繁的脚步，证明真正的消解只有依靠亲睹双亲的笑颜方可实现，只可惜每次探望完毕的途中，刚平静的心海又涌起一次莫名的潮水。那是一种离家孩子必须接受的考验，要花一生来完成。

“奶奶不知不觉已离开一个月了。”晚上送我坐车时，父亲叹息着说。车上正播放着一首20世纪90年代初的老歌，感觉那个时代距今并不遥远，然而脑海里掐指一算，心头便顷刻蒙上了一层纱般的忧伤。20年，那匆匆一过就是20年！我们一辈子都活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，肩膀时刻承受着摩擦与撞击。目送亲人忽隐忽现的背影，仿佛是说明生命存在的一种仪式，不得不进行，却又心甘情愿地进行。这个背影注定越来越细小，越来越模糊，当父亲目送着奶奶时，其实我也踏在同样的路上，而我的背影，也注定在某些眼睛里逐渐化成一个黑点，然后消失。

401，这门牌号码也终将如背影般离开人们的视线。沧海桑田，或许某天当我撑着拐杖置身于这陌生的老地方，我已不起这3个简单的排列组合，但若有人问我这曾是何地，我脸上的皱纹会慢慢扬起，跟他说起曾经的故事。